

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（三稱）

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一

迦葉菩薩品第二十四之一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憐愍一切眾生，不調能調，不淨能淨，無歸依者能作歸依，未解脫者令得解脫，得八自在，為大醫師，作大藥王。善星比丘是佛菩薩時子，出家之後，受持讀誦、分別解說十二部經，壞欲界結，獲得四禪。云何如來記說善星，是一闍提廡下之人、地獄劫住不可治人？如來何故不先為其演說正法，後為菩薩？如來世尊若不能救善星比丘，云何得名有大慈愍、有大方便？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譬如父母，唯有三子。其一子者有信順心，恭敬父母，利根智慧，於世間事能悉了知；其第二子不敬父母，無信順心，利根智慧，於世間事能速了知；其第三子不敬父母，無有信心，鈍根無智。父母若欲教告之時，應先教誰？先親愛誰？當先教誰知世間事？」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應先教授有信順心、恭敬父母、利根智慧、知世事者；其次第二，乃及第三，而彼二子，雖無信順、恭敬之心，為慈念故，次復教之。」

善男子！如來亦爾。其三子者，初喻菩薩、中喻聲聞、後喻一闍提。如十二部經修多羅中微細之義，我已先為諸菩薩說；淺近之義為聲聞說；世間之義為一闍提、五逆罪說，現在

世中雖無利益，以憐愍故，為生後世諸善種子。善男子！如三種田：一者渠流便易，無諸沙鹵、瓦石棘刺，種一得百。二者雖無沙鹵、瓦石棘刺，渠流險難，收實減半。三者渠流險難，多諸沙鹵、瓦石棘刺，種一得一，為稊草故。善男子！農夫春月，先種何田？」

「世尊！先種初田，次第二田，後及第三。」

「初喻菩薩，次喻聲聞，後喻一闍提。善男子！譬如三器：一者完、二者漏、三者破。若欲盛置乳酪、酥、水，先用何者？」

「世尊！應用完者，次用漏者，後及破者。」

「其完淨者，喻菩薩僧，漏喻聲聞，破喻一闍提。善男子！如三病人俱至醫所，一易治、二難治、三不可治。善男子！醫若治者，當先治誰？」

「世尊！應先治易，次及第二，後及第三。何以故？為親屬故。」

「其易治者喻菩薩僧；其難治者喻聲聞僧；不可治者喻一闍提，現在世中雖無善果，以憐愍故，為種後世諸善種子故。」

善男子！譬如大王有三種馬：一者調壯大力、二者不調齒壯大力、三者不調羸老無力。王若乘御當先何者？」

「世尊！應當先乘調壯大力，次乘第二，後及第三。」

「善男子！調壯大力喻菩薩僧；其第二者喻聲聞僧；其第三者喻一闍提，現在世中雖無利益，以憐愍故為種後世諸善種子故。善男子！如大施時有三人來：一貴族聰明持戒、二中姓鈍根持戒、三下姓鈍根毀戒。善男子！是大施主應先施誰？」

「世尊！應先貴姓利根持戒，次及第二，後及第三。」

「第一喻菩薩僧，第二喻聲聞僧，第三喻一闍提。善男子！如大師子殺香象時，皆盡其力，殺兔亦爾，不生輕想。諸佛如來亦復如是，為諸菩薩及一闍提演說法時，功用無二。善男子！我於一時住王舍城，善星比丘為我給使。我於初夜為天帝釋演說法要，弟子之法應後師眠，爾時善星以我久坐心生惡念。時王舍城小男、小女若啼不止，父母則語：『汝若不止，當將汝付薄拘羅鬼。』爾時善星反被拘執，而語我言：『速入禪室！薄拘羅來。』我言：『癡人！汝常不聞如來世尊無所畏耶？』爾時帝釋即語我言：『世尊！如是人等亦復得入佛法中耶？』我即語言：『憍尸迦！如是人者，得入

佛法，亦有佛性，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』我雖為是善星說法，而彼都無信受之心。

善男子！我於一時在迦尸國尸婆富羅城，善星比丘為我給使。我時欲入彼城乞食，無量眾生虛心渴仰，欲見我迹。善星比丘尋隨我後而毀滅之，既不能滅，而令眾生生不善心。我入城已，於酒家舍見一尼乾，蹠脊蹲地，餐食酒糟。善星比丘見已而言：『世尊！世間若有阿羅漢者，是人最勝。何以故？是人所說無因無果。』我言：『癡人！汝常不聞阿羅漢者不飲酒、不害人、不欺誑、不盜、不淫？如是之人殺害父母，食噉酒糟，云何而言是阿羅漢？是人捨身，必定當墮阿鼻地獄。阿羅漢者永斷三惡，云何而言是阿羅漢？』善星即言：『四大之性，猶可轉易，欲令是人必墮阿鼻，無有是處。』我言：『癡人！汝常不聞諸佛如來誠言無二？』我雖為是善星說法，而彼絕無信受之心。

善男子！我於一時與善星比丘住王舍城，爾時城中有一尼乾，名曰苦得，常作是言：『眾生煩惱無因無緣，眾生解脫亦無因緣。』善星比丘復作是言：『世尊！世間若有阿羅漢者，苦得為上。』我言：『癡人！苦得尼乾，實非羅漢，不能解了阿羅漢道。』善星復言：『何故羅漢於阿羅漢而生妒嫉？』我言：『癡人！我於羅漢不生妒嫉，而汝自生惡邪見耳。若言苦得是羅漢者，卻後七日，當患宿食腹痛而死，死已

生於食吐鬼中，其同學輩，當與其尸置寒林中。』爾時善星即往苦得尼乾子所語言：『長老！汝今知不？沙門瞿曇，記汝七日當患宿食腹痛而死，死已生於食吐鬼中，同學同師，當與汝尸置寒林中。長老好善思惟，作諸方便，當令瞿曇墮妄語中。』爾時苦得聞是語已，即便斷食，從初一日乃至六日，滿七日已，便食黑蜜，食黑蜜已，復飲冷水，飲冷水已，腹痛而死，死已同學，與其尸喪置寒林中，即受食吐餓鬼之形在其尸邊。善星比丘聞是事已，至寒林中，見苦得身受食吐形在其尸邊，蹠脊蹲地。善星語言：『大德死耶？』苦得答言：『我已死矣。』『云何死耶？』答言：『因腹痛死。』『誰出汝尸？』答言：『同學。』『出置何處？』答言：『癡人！汝今不識是寒林耶？』『得何等身？』答言：『我得食吐鬼身。善星諦聽！如來善語、真語、時語、義語、法語。善星！如來口出如是實語，汝於爾時云何不信？若有眾生不信如來真實語者，彼亦當受如我此身。』爾時善星即還我所，作如是言：『世尊！苦得尼乾命終之後生三十三天。』我言：『癡人！阿羅漢者無有生處，云何而言，苦得生於三十三天？』『世尊！實如所言，苦得尼乾實不生於三十三天，今受食吐餓鬼之身。』我言：『癡人！諸佛如來誠言無二，若言如來有二言者無有是處。』善星即言：『如來爾時雖作是說，我於是事都不生信。』善男子！我亦常為善星比丘說真實法，而彼絕無信受之心。

善男子！善星比丘雖復讀誦十二部經，獲得四禪，乃至不解一偈、一句、一字之義，親近惡友，退失四禪。退禪定已，生惡邪見，作如是說：『無佛、無法、無有涅槃。沙門瞿曇善知相法，是故能得知他人心。』我於爾時告善星言：『我所說法，初、中、後善，其言巧妙，字義真正，所說無雜，具足成就清淨梵行。』善星比丘復作是言：『如來雖復為我說法，而我真實謂無因果。』善男子！汝若不信如是事者，善星比丘今者近在尼連禪河，可共往問。」

爾時如來即與迦葉往善星所，善星比丘遙見佛來，見已即生惡邪之心，以惡心故生身陷入阿鼻地獄。

善男子！善星比丘雖入佛法無量寶聚，空無所獲，乃至不得一法之利，以放逸故，惡知識故。譬如有人雖入大海，多見眾寶而無所得，以放逸故；又如入海雖見寶聚，自戮而死，或為羅刹、惡鬼所殺。善星比丘亦復如是，入佛法已，為惡知識、羅刹大鬼之所殺害。善男子！是故如來以憐愍故，常說善星多諸放逸。善男子！若本貧窮，於是人所雖生憐愍，其心則薄；若本巨富後失財物，於是人所生於憐愍，其心則厚。善星比丘亦復如是，受持讀誦十二部經，獲得四禪，然後退失，甚可憐愍。是故我說善星比丘多諸放逸，多放逸故斷諸善根。我諸弟子有見聞者，於是人所，無不生於重憐愍心，如初巨富後失財者。我於多年，常與善星共相隨逐，而

彼自生惡邪之心，以惡邪故不捨惡見。善男子！我從昔來，見是善星少有善根如毛髮許，終不記彼斷絕善根，是一闍提廡下之人地獄劫住。以其宣說無因無果、無有作業，爾乃記彼永斷善根，是一闍提廡下之人地獄劫住。善男子！譬如有人沒圍廁中，有善知識以手撓之，若得頭髮，便欲拔出，久求不得，爾乃息意。我亦如是，求覓善星微少善根，便欲拔濟，終日求之，乃至不得如毛髮許，是故不得拔其地獄。」

迦葉菩薩言：「世尊！如來何故記彼當墮阿鼻地獄？」

「善男子！善星比丘多有眷屬，皆謂善星是阿羅漢，是得道果，我欲壞彼惡邪心故，記彼善星以放逸故墮於地獄。善男子！汝今當知，如來所說真實無二。何以故？若佛所記當墮地獄，若不墮者，無有是處。聲聞緣覺所記莠者，則有二種：或虛、或實。如目犍連在摩伽陀國，徧告諸人，卻後七日天當降雨，時竟不雨；後記牯牛當生白犢，及其產時，乃產駮犢；記生男者，後乃生女。」

善男子！善星比丘常為無量諸眾生等，宣說一切無善惡果，爾時永斷一切善根，乃至無有如毛髮許。善男子！我久知是善星比丘當斷善根，猶故共住滿二十年，畜養共行。我若遠棄，不近左右，是人當教無量眾生造作惡業，是名如來第五解力。」

「世尊！一闍提輩，以何因緣無有善法？」

「善男子！一闍提輩，斷善根故。眾生悉有信等五根，而一闍提輩永斷滅故，以是義故，殺害蟻子猶得殺罪，殺一闍提無有殺罪。」

「世尊！一闍提者終無善法，是故名為一闍提耶？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如是。」

「世尊！一切眾生有三種善：過去、未來、現在。一闍提輩亦不能斷未來善法，云何說言斷諸善法，名一闍提耶？」

「善男子！斷有二種：一現在滅、二現在障於未來。一闍提輩具是二斷，是故我言斷諸善根。善男子！譬如有人沒園廁中，唯有一髮毛頭未沒，雖復一髮毛頭未沒，而一毛頭不能勝身。一闍提輩亦復如是，雖未來世當有善根，而不能救地獄之苦。未來之世雖可救拔，現在之世無如之何，是故名為不可救濟。以佛性因緣則可得救，佛性者非過去、非未來、非現在，是故佛性不可得斷。如朽敗子不能生芽，一闍提輩亦復如是。」

世尊！一闍提輩不斷佛性，佛性亦善，云何說言斷一切善？」

「善男子！若諸眾生現在世中有佛性者，則不得名一闍提也。如世間中眾生我性，佛性是常，三世不攝。三世若攝，名為無常。佛性未來以當見故，故言眾生悉有佛性。以是義故，十住菩薩具足莊嚴乃得少見。」

迦葉菩薩言：「世尊！佛性者常，猶如虛空，何故如來說言未來？如來若言一闍提輩無善法者，一闍提輩於其同學、同師、父母、親族妻子，豈當不生愛念心耶？如其生者，非是善乎？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善男子！快發斯問。佛性者猶如虛空，非過去、非未來、非現在。一切眾生有三種身，所謂過去、未來、現在。眾生未來具足莊嚴清淨之身，得見佛性，是故我言佛性未來。善男子！我為眾生或時說因為果、或時說果為因，是故經中說命為食、見色名觸，未來身淨，故說佛性。」

「世尊！如佛所說，義如是者，何故說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？」

「善男子！眾生佛性雖現在無，不可言無。如虛空性，雖無現在，不得言無。一切眾生雖復無常，而是佛性常住無變。是故我於此經中說，眾生佛性非內非外，猶如虛空，非內非外。如其虛空有內外者，虛空不名為一、為常，亦不得言一切處有。虛空雖復非內非外，而諸眾生悉皆有之，眾生佛性亦復如是。如汝所言，一闍提輩有善法者，是義不然。何以故？一闍提輩若有身業、口業、意業、取業、求業、施業、解業，如是等業悉是邪業。何以故？不求因果故。善男子！如訶梨勒果，根莖枝葉、華實悉苦，一闍提輩亦復如是。」

善男子！如來具足知諸根力，是故善能分別眾生上中下根，能知是人轉下作中，能知是人轉中作上，能知是人轉上作中，能知是人轉中作下，是故當知眾生根性無有決定，以無定故，或斷善根，斷已還生。若諸眾生根性定者，終不先斷，斷已復生，亦不應說一闍提輩，墮於地獄壽命一劫。善男子！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無有定相。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具足知諸根力，定知善星當斷善根。以何因緣，聽其出家？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我於往昔初出家時，吾弟難陀、從弟阿難、提婆達多、子羅睺羅，如是等輩皆悉隨我出家修道，我若不聽善星出家，其人次當得紹王位，其力自在，當壞佛法，

以是因緣，我便聽其出家修道。善男子！善星比丘若不出家亦斷善根，於無量世都無利益。今出家已，雖斷善根，能受持戒，供養恭敬耆舊長宿、有德之人，修習初禪乃至四禪，是名善因。如是善因能生善法，善法既生能修習道，既修習道，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是故我聽善星出家。善男子！若我不聽善星比丘出家受戒，則不得稱我為如來具足十力。

善男子！佛觀眾生具足善法及不善法，是人雖具如是二法，不久能斷一切善根，具不善根。何以故？如是眾生不親善友、不聽正法、不善思惟、不如法行，以是因緣，能斷善根具不善根。善男子！如來復知是人現世、若未來世少壯老時，當近善友，聽受正法苦集滅道，爾時則能還生善根。善男子！譬如有泉，去村不遠，其水甘美，具八功德。有人熱渴欲往泉所。邊有智者，觀是渴人必定無疑當至水所。何以故？無異路故。如來世尊觀諸眾生亦復如是，是故如來，名為具足知諸根力。」

爾時世尊取地少土，置之爪上，告迦葉言：「是土多耶？十方世界地土多乎？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爪上土者不比十方所有土也。」

「善男子！有人捨身，還得人身；捨三惡身，得受人身，諸根完具生於中國，具足正信，能修習道，修習道已能修正道，修正道已能得解脫，得解脫已能入涅槃，如爪上土；捨人身已得三惡身，捨三惡身得三惡身，身根不具生於邊地，信邪倒見修習邪道，不得解脫常樂涅槃，如十方界所有地土。善男子！護持禁戒，精勤不懈，不犯四重，不作五逆，不用僧鬘物，不作一闍提，不斷善根，信如是等涅槃經典，如爪上土；毀戒懈怠，犯四重禁，作五逆罪，用僧鬘物，作一闍提，斷諸善根，不信是經，如十方界所有地土。善男子！如來善知眾生如是上中下根，是故稱佛具知根力。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具足是知根力，是故能知一切眾生上中下根、利鈍差別。知現在世眾生諸根，亦知未來眾生諸根。如是眾生於佛滅後作如是說，如來畢竟入於涅槃，或不畢竟入於涅槃，或說有我、或說無我，或有中陰、或無中陰，或說有退、或說無退，或言如來身是有為，或言如來身是無為，或有說言十二因緣是有為法、或說因緣是無為法，或說心是有常、或說心是無常，或有說言受五欲樂能障聖道、或說不遮，或說世第一法唯是欲界、或說三界，或說布施唯是意業，或有說言即是五陰，或有說言有三無為、或有說言無三無為，復有說言或有造色、復有說言或無造色，或有說言有無作色、或有說言無無作色，或有說言有心數法、或有說言無心數法，或有說言有五種有、或有說言有六種

有，或有說言八戒齋法優婆塞戒具足受得、或有說言不具受得，或說比丘犯四重已比丘戒在、或說不在，或有說言須陀洹人斯陀含人阿那含人阿羅漢人皆得佛道、或言不得，或說佛性即眾生有、或說佛性離眾生有，或有說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一闡提等皆有佛性、或說言無，或有說言有十方佛、或有說言無十方佛，如其如來具足成就知根力者，何故今日不決定說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善男子！如是之義非眼識知，乃至非意識知，乃是智慧之所能知。若有智者，我於是人終不作二，是亦謂我不作二說。於無智者作不定說，而是無智亦復謂我作不定說。善男子！如來所有一切善行，悉為調伏諸眾生故，譬如醫王所有醫方，悉為療治一切病苦。善男子！如來世尊為國土故、為時節故、為他語故、為人故、為眾根故，於一法中作二種說，於一名法說無量名，於一義中說無量名，於無量義說無量名。云何一名說無量名？猶如涅槃亦名涅槃、亦名無生、亦名無出、亦名無作、亦名無為、亦名歸依、亦名窟宅、亦名解脫、亦名光明、亦名燈明、亦名彼岸、亦名無畏、亦名無退、亦名安處、亦名寂靜、亦名無相、亦名無二、亦名一行、亦名清涼、亦名無暗、亦名無礙、亦名無諍、亦名無濁、亦名廣大、亦名甘露、亦名吉祥，是名一名作無量名。

云何一義說無量名？猶如帝釋亦名帝釋、亦名憍尸迦、亦名婆蹉婆、亦名富蘭陀羅、亦名摩佉婆、亦名因陀羅、亦名千眼、亦名舍脂夫、亦名金剛、亦名寶頂、亦名寶幢、是名一義說無量名。

云何於無量義說無量名？如佛如來名為如來，義異名異。亦名阿羅訶，義異名異。亦名三藐三佛陀，義異名異。亦名船師、亦名導師、亦名正覺、亦名明行足、亦名大師子王、亦名沙門、亦名婆羅門、亦名寂靜、亦名施主、亦名到彼岸、亦名大醫王、亦名大象王、亦名大龍王、亦名施眼、亦名大力士、亦名大無畏、亦名寶聚、亦名商主、亦名得脫、亦名大丈夫、亦名天人師、亦名芬陀利、亦名獨無等侶、亦名大福田、亦名大智慧海、亦名無相、亦名具足八智，如是一切義異名異，是名無量義中說無量名。

復有一義說無量名，所謂如陰，亦名為陰、亦名顛倒、亦名為諦、亦名為四念處、亦名四食、亦名四識住處、亦名為有、亦名為道、亦名為時、亦名眾生、亦名為世、亦名第一義、亦名三修謂身戒心、亦名因果、亦名煩惱、亦名解脫、亦名十二因緣、亦名聲聞辟支佛佛、亦名地獄餓鬼畜生人天、亦名過去現在未來，是名一義說無量名。

善男子！如來世尊為眾生故廣中說略、略中說廣，第一義諦

說為世諦、說世諦法為第一義諦。云何名為廣中說略？如告比丘，我今宣說十二因緣。云何名為十二因緣？所謂因果。云何名為略中說廣？如告比丘，我今宣說苦集滅道，苦者所謂無量諸苦，集者所謂無量煩惱，滅者所謂無量解脫，道者所謂無量方便。云何名為第一義諦說為世諦？如告比丘，吾今此身有老病死。云何名為說世諦為第一義諦？如告憍陳如，汝得法故，名阿若憍陳如。是故隨人、隨意、隨時，故名如來知諸根力。善男子！我若當於如是等義作定說者，則不得稱我為如來具知根力。

善男子！有智之人，當知香象所負非驢所勝。一切眾生所行無量，是故如來種種為說無量之法。何以故？眾生多有諸煩惱故。若使如來說於一行，不名如來具足成就知諸根力。是故我於餘經中說，五種眾生不應還為說五種法，為不信者不讚正信、為毀禁者不讚持戒、為慳貪者不讚布施、為懈怠者不讚多聞、為愚癡者不讚智慧。何以故？智者若為是五種人說是五事，當知說者不得具足知諸根力，亦不得名憍愍眾生。何以故？是五種人聞是事已，生不信心、惡心、瞋心；以是因緣，於無量世受苦果報，是故不名憍愍眾生具知根力。是故我先於餘經中告舍利弗：『汝慎勿為利根之人廣說法語、鈍根之人略說法也。』舍利弗言：『世尊！我但為憍愍故說，非是具足根力故說。』善男子！廣略說法是佛境界，非諸聲聞緣覺所知。

善男子！如汝所言，佛涅槃後，諸弟子等各異說者，是人皆以顛倒因緣不得正見，是故不能自利利他。善男子！是諸眾生非唯一性、一行、一根、一種國土、一善知識，是故如來為彼種種宣說法要，以是因緣，十方三世諸佛如來為眾生故，開示演說十二部經。善男子！如來說是十二部經，非為自利，但為利他。是故如來第五力者名為解力。是二力故，如來深知是人現在能斷善根、是人後世能斷善根、是人現在能得解脫、是人後世能得解脫，是故如來名無上力士。

善男子！若言如來畢竟涅槃、不畢竟涅槃，是不解如來意故作如是說。善男子！是香山中有諸仙人五萬三千，皆於過去迦葉佛所修諸功德，未得正道，親近諸佛聽受正法。如來欲為是等人故，告阿難言：『過三月已，吾當涅槃。』諸天聞已，其聲展轉乃至香山。諸仙聞已即生悔心，作如是言：『云何我等得生人中不親近佛？諸佛如來出世甚難如優曇華，我今當往至世尊所，聽受正法。』善男子！爾時五萬三千諸仙即來我所，我時即為如應說法：『諸大士！色是無常。何以故？色之因緣是無常故，無常因生，色云何常？乃至識亦如是。』爾時諸仙聞是法已，即時獲得阿羅漢果。

善男子！拘尸那竭有諸力士三十萬人，無所繫屬，自恃憍恣、色力命財、狂醉亂心。善男子！我為調伏諸力士故，告目

連言：『汝當調伏如是力士。』時目犍連敬順我教，於五年中種種教化，乃至不能令一力士受法調伏。是故我復為彼力士告阿難言：『過三月已，吾當涅槃。』善男子！時諸力士聞是語已，相與集聚，平治道路。過三月已，我時便從毗舍離國至拘尸城，中路遙見諸力士輩，即自化身為沙門像，往力士所，作如是言：『諸童子！作何事耶？』力士聞已，皆生瞋恨，作如是言：『沙門！汝今云何謂我等輩為童子耶？』我時語言：『汝等大眾三十萬人，盡其身力，不能移此微末小石，云何不名為童子乎？』諸力士言：『汝若謂我為童子者，當知汝即是大人也。』善男子！我於爾時以足二指，掘出此石。是諸力士見是事已，即於己身生輕劣想，復作是言：『沙門！汝今復能移徙此石，令出道不？』我言：『童子！何因緣故，嚴治此道？』諸力士言：『沙門！汝不知耶？釋迦如來當由此路至娑羅林，入於涅槃。以是因緣，我等平治。』我時讚言：『善哉童子！汝等已發如是善心，吾當為汝除去此石。』我時以手舉擲高至阿迦尼吒。時諸力士見石在空，皆生驚怖，尋欲四散。我復告言：『諸力士等，汝今不應生恐怖心，各欲散去。』諸力士言：『沙門！若能救護我者，我當安住。』爾時我復以手接石，置之右掌。力士見已，心生歡喜，復作是言：『沙門！是石常耶？是無常乎？』我於爾時以口吹之，石即散壞，猶如微塵。力士見已唱言：『沙門！是石無常。』即生愧心而自考責：『云何我等，恃怙自在色力命財，而生憍慢？』我知其心，即捨化身還

復本形，而為說法。力士見已，一切皆發菩提之心。

善男子！拘尸那竭有一工巧，名曰純陀，是人先於迦葉佛所發大誓願：『釋迦如來入涅槃時，我當最後奉施飲食。』是故我於毗舍離國，顧命比丘優婆摩那：『善男子！過三月已，吾當於彼拘尸那竭娑羅雙樹入般涅槃。汝可往告純陀令知。』善男子！王舍城中有五通仙，名須跋陀，年百二十，常自稱是一切智人，生大憍慢，已於過去無量佛所種諸善根，我亦為欲調伏彼故，告阿難言：『過三月已，吾當涅槃。須跋聞已當來我所，生信敬心，我當為彼說種種法，其人聞已，當得盡漏。』

善男子！羅閱祇王頻婆娑羅，其王太子名曰善見，業因緣故，生惡逆心，欲害其父，而不得便。爾時惡人提婆達多，亦因過去業因緣故，復於我所生不善心，欲害於我，即修五通，不久獲得，與善見太子共為親厚。為太子故，現作種種神通之事，從非門出從門而入、從門而出非門而入，或時示現象馬牛羊男女之身，善見太子見已，即生愛心、喜心、敬信之心，為是事故，嚴設種種供養之具而供養之，又復白言：『大師聖人！我今欲見曼陀羅華。』時提婆達多即便往至三十三天，從彼天人而求索之，其福盡故，都無與者。既不得華，作是思惟：『曼陀羅樹無我我所，我若自取，當有何罪？』即前欲取，便失神通，還見己身在王舍城。心生慚愧，

不能復見善見太子，復作是念：『我今當往至如來所，求索大眾。佛若聽者，我當隨意教詔敕使舍利弗等。』爾時提婆達多便來我所，作如是言：『唯願如來，以此大眾付囑於我，我當種種說法教化，令其調伏。』我言：『癡人！舍利弗等聰明大智，世所信伏，我猶不以大眾付囑，況汝癡人食唾者乎？』時提婆達多，復於我所倍生惡心，作如是言：『瞿曇！汝今雖復調伏大眾，勢亦不久當見磨滅。』作是語已，大地即時六反震動，提婆達多尋時躡地，於其身邊出大暴風，吹諸塵土而汗盆之。提婆達多見惡相已，復作是言：『若我此身現世必入阿鼻地獄，我當要報如是大怨。』時提婆達多尋起往至善見太子所，善見見已即問：『聖人！何故顏容憔悴，有憂色耶？』提婆達多言：『我常如是，汝不知乎？』善見答言：『願說其意，何因緣爾？』提婆達多言：『我今與汝極成親愛，外人罵汝以為非理，我聞是事，豈得不憂？』善見太子復作是言：『國人云何罵辱於我？』提婆達多言：『國人罵汝，為未生怨。』善見復言：『何故名我為未生怨？誰作此名？』提婆達多言：『汝未生時，一切相師皆作是言，是兒生已當殺其父。是故外人皆悉號汝為未生怨。一切內人護汝心故，謂為善見。韋提夫人聞是語已，既生汝身於高樓上棄之於地，壞汝一指。以是因緣，人復號汝為婆羅留枝。我聞是已心生愁憤，而復不能向汝說之。』提婆達多以如是等種種惡事，教令殺父：『若汝父死，我亦能殺瞿曇沙門。』善見太子問一大臣，名曰雨行：『大王何故為我立字，作未

生怨？』大臣即為說其本末，如提婆達所說無異。善見聞已，即與大臣收其父王，閉之城外，以四種兵而守衛之。韋提夫人聞是事已，即至王所，所守王人遮不聽入。爾時夫人生瞋恚心，便訶罵之。時諸守人即告太子：『大王！夫人欲見父王，不審聽不？』善見聞已，復生瞋嫌，即往母所，前牽母髮，拔刀欲斫。爾時耆婆白言：『大王！有國已來，罪雖極重不及女人，況所生母？』善見太子聞是語已，為耆婆故即便放捨。遮斷父王衣服臥具、飲食湯藥，過七日已，王命便終。善見太子見父喪已，方生悔心，兩行大臣復以種種惡邪之法而為說之：『大王！一切業行都無有罪，何故今者而生悔心？』耆婆復言：『大王當知！如是業者，罪兼二重：一者殺害父王、二者殺須陀洹。如是罪者，除佛更無能除滅者。』善見王言：『如來清淨無有穢濁，我等罪人，云何得見？』善男子！我知是事，故告阿難：『過三月已，吾當涅槃。善見聞已，即來我所，我為說法，重罪得薄，獲無根信。』善男子！我諸弟子聞是說已，不解我意，故作是言：『如來定說畢竟涅槃。』

善男子！菩薩二種：一者實義、二者假名。假名菩薩聞我三月當入涅槃，皆生退心，而作是言：『如其如來無常不住，我等何為為是事故，無量世中受大苦惱？如來世尊成就具足無量功德，尚不能壞如是死魔，況我等輩當能壞耶？』善男子！是故我為如是菩薩而作是言：『如來常住無有變易。』

善男子！我諸弟子聞是說已，不解我意，定言如來終不畢竟入於涅槃。

善男子！有諸眾生，生於斷見，作如是言：『一切眾生身滅之後，善惡之業無有受者。』我為是人作如是言：『善惡果報實有受者。』云何知有？善男子！過去之世拘尸那竭，有王名曰善見，作童子時經八萬四千歲，作太子時八萬四千歲，及登王位亦八萬四千歲。於獨處坐，作是思惟：『眾生薄福，壽命短促，常有四怨而隨逐之，不自覺知，猶故放逸。是故我當出家修道，斷絕四怨：生老病死。』即敕有司，於其城外作七寶堂。作已便告群臣、百官、宮內妃后、諸子眷屬：『汝等當知，我欲出家，能見聽不？』爾時大臣及其眷屬各作是言：『善哉大王！今正是時。』時善見王將一使人，獨往堂上，復經八萬四千年修習慈心，是慈因緣於後八萬四千世，次第得作轉輪聖王，三十世中作釋提桓因，無量世中作諸小王。善男子！爾時善見豈異人乎？莫作斯觀，即我身是。善男子！我諸弟子聞是說已，不解我意，唱言如來定說有我及有所。

又我一時為諸眾生說言：『我者即是性也。所謂內外因緣、十二因緣、眾生五陰、心界世間、功德業行、自在天世即名為我。』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，唱言如來定說有我。

善男子！復於異時有一比丘，來至我所作如是言：『世尊！云何名我？誰是我耶？何緣故我？』我時即為比丘說言：『比丘！無我我所。眼者即是本無今有，已有還無。其生之時，無所從來，及其滅時，亦無所至，雖有業果，無有作者，無有捨陰及受陰者。如汝所問云何我者，我即期也。誰是我者？即是業也。何緣我者？即是愛也。比丘！譬如二手相拍，聲出其中。我亦如是，眾生、業、愛三因緣故，名之為我。比丘！一切眾生色不是我，我中無色色中無我，乃至識亦如是。比丘！諸外道輩雖說有我，終不離陰，若說離陰別有我者，無有是處。一切眾生行如幻化熱時之燄。比丘！五陰皆是無常無樂、無我無淨。善男子！爾時多有無量比丘，觀此五陰無我我所，得阿羅漢果。』善男子！我諸弟子聞是說已，不解我意，唱言如來定說無我。

善男子！我於經中復作是言：『三事和合，得受是身：一父、二母、三者中陰；是三和合，得受是身。』或時復說：『阿那含人現般涅槃、或於中陰入般涅槃。』或復說言：『中陰身根具足明了，皆因往業如淨醍醐。』善男子！我或時說：『弊惡眾生所受中陰，如世間中麤澀麩毚。純善眾生所受中陰，如波羅奈所出白毚。』我諸弟子聞是說已，不解我意，唱言如來說有中陰。

善男子！我復為彼逆罪眾生而作是言：『造五逆者，捨身直

入阿鼻地獄。我復說言：『曇摩留枝比丘，捨身直入阿鼻地獄，於其中間無止宿處。』我復為彼犢子梵志說言：『梵志！若有中陰，則有六有。』我復說言：『無色眾生無有中陰。』善男子！我諸弟子聞是說已，不解我意，唱言佛說定無中陰。

善男子！我於經中復說有退。何以故？因於無量懈怠懶惰諸比丘等，不修道故，說退五種：一者樂於多事、二者樂說世事、三者樂於睡眠、四者樂近在家、五者樂多遊行，以是因緣令比丘退。說退因緣復有二種：一內、二外。阿羅漢人雖離內因，不離外因，以外因緣故生煩惱，生煩惱故，則便退失。復有比丘名曰瞿坻，六反退失，退已慚愧，復更進修，第七即得，得已恐失，以刀自害。我復或說，有時解脫、或說六種阿羅漢等。我諸弟子聞是說已，不解我意，唱言如來定說有退。

善男子！經中復說，譬如焦炭不還為木，亦如瓶壞，更無瓶用；煩惱亦爾，阿羅漢斷，終不還生。亦說眾生生煩惱因，凡有三種：一者未斷煩惱、二者不斷因緣、三者不善思惟。而阿羅漢無二因緣，謂斷煩惱無不善思惟。善男子！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，唱言如來定說無退。

善男子！我於經中說如來身凡有二種：一者生身、二者法身

。言生身者，即是方便應化之身。如是身者，可得言是生老病死、長短黑白、是此是彼、是學無學。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，唱言如來定說佛身是有為法。法身即是常樂我淨，永離一切生老病死，非白非黑、非長非短、非此非彼、非學非無學。若佛出世及不出世，常住不動無有變易。善男子！我諸弟子聞是說已，不解我意，唱言如來定說佛身是無為法。

善男子！我經中說：『云何名為十二因緣？從無明生行、從行生識、從識生名色、從名色生六入、從六入生觸、從觸生受、從受生愛、從愛生取、從取生有、從有生有、從生則有老死憂苦。』善男子！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，唱言如來說十二緣定是有為。我又一時告喻比丘，而作是言：『十二因緣有佛無佛，性相常住。善男子！有十二緣不從緣生、有從緣生非十二緣、有從緣生亦十二緣、有非緣生亦非十二緣，有十二緣非緣生者謂未來世十二支也。有從緣生非十二緣者，謂阿羅漢所有五陰。有從緣生亦十二緣者，謂凡夫人所有五陰，十二因緣，有非緣生非十二緣者，謂虛空涅槃。』善男子！我諸弟子聞是說已，不解我意，唱言如來說十二緣定是無為。

善男子！我經中說：『一切眾生作善惡業，捨身之時，四大於此即時散壞，純善業者心即上行，純惡業者心即下行。』

善男子！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，唱言如來說心定常。
善男子！我於一時為頻婆娑羅王而作是言：『大王當知！色是無常。何以故？從無常因而得生故。是色若從無常因生，智者云何說言是常？若色是常，不應壞滅生諸苦惱。今見是色散滅破壞，是故當知色是無常，乃至識亦如是。』善男子！我諸弟子聞是說已，不解我意，唱言如來說心定斷。

善男子！我經中說：『我諸弟子受諸香華、金銀寶物、妻子奴婢、八不淨物獲得正道，得正道已亦不捨離。』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，定言如來說受五欲，不妨聖道。又我一時復作是說：『在家之人得正道者，無有是處。』善男子！我諸弟子聞是說已，不解我意，唱言如來說受五欲，定遮正道。

善男子！我經中說：『遠離煩惱未得解脫，猶如欲界修習世間第一法也。』善男子！我諸弟子聞作是說，不解我意，唱言如來說第一法唯是欲界。又復我說：『煖法、頂法、忍法、世第一法，在於初禪至第四禪。』我諸弟子聞是說已，不解我意，唱言如來說第一法在於色界。又復我說：『諸外道等，先已得斷四禪煩惱，修習煖法、頂法、忍法、世第一法，觀四真諦，得阿那含果。』我諸弟子聞是說已，不解我意，唱言如來說第一法在無色界。

善男子！我經中說：『四種施中，有三種淨：一者施主信因、信果、信施、受者不信、二者受者信因果施施主不信、三者施主受者二俱有信、四者施主受者二俱不信。是四種施，初三種淨。』我諸弟子聞是說已，不解我意，唱言如來說施唯意。善男子！我於一時復作是說：『施者施時以五事施。何等為五？一者施色、二者施力、三者施安、四者施命、五者施辯，如是因緣，施主還得五事果報。』我諸弟子聞是說已，不解我意，唱言佛說施即五陰。

善男子！我於一時宣說：『涅槃即是遠離，煩惱永盡，滅無遺餘，猶如燈滅更無法生，涅槃亦爾。言虛空者，即無所有，譬如世間無所有故，名為虛空。非智緣滅，即無所有。如其有者，應有因緣。有因緣故，應有盡滅。以其無故，無有盡滅。』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，唱言佛說無三無為。

善男子！我於一時，為目犍連而作是言：『目連！夫涅槃者即是章句、即是足跡、是畢竟處、是無所畏、即是大師、即是大果、是畢竟智、即是大忍無礙三昧、是大法界、是甘露味、即是難見。目連！若說無涅槃者，云何有人生誹謗者墮於地獄？』善男子！我諸弟子聞是說已，不解我意，唱言如來說有涅槃。

復於一時，我為目連而作是說：『目連！眼不牢固，至身亦

爾皆不牢固，不牢固故，名為虛空。食下迴轉，消化之處，一切音聲皆名虛空。』我諸弟子聞是說已，不解我意，唱言如來決定說有虛空無為。

復於一時為目連說：『目連！有人未得須陀洹果，住忍法時，斷於無量三惡道報，當知不從智緣而滅。』我諸弟子聞是說已，不解我意，唱言如來決定說有非智緣滅。

善男子！我又一時為跋波比丘說：『若比丘觀色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、若近、若遠、若麤、若細，如是等色，非我、我所。若比丘如是觀已，能斷色愛。』跋波又言：『云何名色？』我言：『四大名色，四陰名名。』我諸弟子聞是說已，不解我意，唱言如來決定說言色是四大。

善男子！我復說言：『譬如因鏡，則有像現。色亦如是，因四大造，所謂麤細澀滑、青黃赤白、長短方圓、斜角輕重、寒熱饑渴、煙雲塵霧，是名造色，猶如響像。』我諸弟子聞是說已，不解我意，唱言如來說有四大則有造色，或有四大無有造色。

善男子！往昔一時菩提王子作如是言：『若有比丘護持禁戒，若發惡心，當知是時失比丘戒。』我時語言：『王子！戒有七種，從於身口，有無作色。以是無作色因緣故，其心雖

在惡無記中，不名失戒，猶名持戒。以何因緣名無作色？非異色因，不作異色果。』善男子！我諸弟子聞是說已，不解我意，唱言佛說有無作色。

善男子！我於餘經作如是言：『戒者即是遮制惡法，若不作惡是名持戒。』我諸弟子聞是說已，不解我意，唱言如來決定宣說，無無作色。

善男子！我於經中作如是說：『聖人色陰乃至識陰，皆是無明因緣所出。一切凡夫亦復如是，從無明生愛，當知是愛即是無明；從愛生取，當知是取即是無明愛；從取生有，當知是有即是無明愛取；從有生受，當知是受即是行有；從受因緣生於名色、無明、愛、取、有、行、受、觸、識、六入等，是故受者即十二支。』善男子！我諸弟子聞是說已，不解我意，唱言如來說無心數。

善男子！我於經中作如是說：『從眼、色、明、惡欲四法，則生眼識。惡欲者即是無明，欲性求時即名為愛，愛因緣取，取名為業，業因緣識，識緣名色，名色緣六入，六入緣觸，觸緣想、受、愛、信、精進、定慧。如是等法，因觸而生，然非是觸。』善男子！我諸弟子聞是說已，不解我意，唱言如來說有心數。

善男子！我或時說唯有一有；或說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至二十五。我諸弟子聞是說已，不解我意，唱言如來說有五有、或言六有。

善男子！我往一時住迦毗羅衛尼拘陀林，時釋摩男來至我所，作如是言：『云何名為優婆塞耶？』我即為說：『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諸根完具，受三歸依，是則名為優婆塞也。』釋摩男言：『世尊！云何名為一分優婆塞？』我言：『若受三歸及受一戒，是名一分優婆塞也。』我諸弟子聞是說已，不解我意，唱言如來說優婆塞戒不具受得。

善男子！我於一時住恆河邊，爾時迦旃延來至我所，作如是言：『世尊！我教眾生令受齋法，或一日、或一夜、或一時、或一念，如是之人，成齋不耶？』我言：『比丘！是人得善，不名得齋。』我諸弟子聞是說已，不解我意，唱言如來說八戒齋具受乃得。

善男子！我於經中作如是說：『若有比丘犯四重已，不名比丘，名破比丘、亡失比丘，不復能生善芽種子。譬如焦種不生果實，如多羅樹，頭若斷壞，則不生果。犯重比丘亦復如是。』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，唱言如來說諸比丘犯重禁已，失比丘戒。

善男子！我於經中為純陀說：『四種比丘，一者畢竟到道、二者示道、三者受道、四者汙道，犯四重者即是汙道。』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，唱言如來說諸比丘犯四重已，不失禁戒。

善男子！我於經中告諸比丘：『一乘、一道、一行、一緣，如是一乘乃至一緣，能為眾生作大寂靜，永斷一切繫縛愁苦，苦及苦因，令一切眾到於一有。』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，唱言如來說須陀洹，乃至阿羅漢皆得佛道。

善男子！我於經中說：『須陀洹，人間天上七反往來便般涅槃；斯陀含人一受人天便般涅槃；阿那含人凡有五種：或有中間般涅槃者，乃至上流般涅槃者；阿羅漢人凡有二種：一者現在、二者未來，現在亦斷煩惱五陰，未來亦斷煩惱五陰。』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，唱言如來說須陀洹至阿羅漢不得佛道。

善男子！我於此經說言：『佛性具有六事：一常、二實、三真、四善、五淨、六可見。』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，唱言佛說眾生佛性離眾生有。

善男子！我又說言：『眾生佛性猶如虛空，虛空者非過去、非未來、非現在、非內、非外、非色聲香味觸攝，佛性亦爾

。』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，唱言佛說眾生佛性離眾生有。

善男子！我又復說：『眾生佛性，猶如貧女宅中寶藏、力士額上金剛寶珠、轉輪聖王甘露之泉。』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，唱言佛說眾生佛性離眾生有。

善男子！我又復說：『犯四重禁、一闡提人、謗方等經、作五逆罪，皆有佛性。如是眾生都無善法，佛性是善。』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，唱言佛說眾生佛性離眾生有。

善男子！我又復說：『眾生即是佛性。何以故？若離眾生，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故我與波斯匿王說於象喻，如盲說象，雖不得象，然不離象。眾生說色乃至說識是佛性者亦復如是，雖非佛性非不佛性。如我為王說筌篲喻，佛性亦爾。』善男子！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，作種種說，如盲問乳，佛性亦爾，以是因緣，或有說言犯四重禁、謗方等經、作五逆罪、一闡提等，悉有佛性，或說言無。

善男子！我於處處經中說言：『一人出世多人利益，一國土中二轉輪王、一世界中二佛出世無有是處。一四天下，八四天下，乃至二他化自在天，亦無是處。』然我乃說：『從閻浮提阿鼻地獄，上至阿迦尼吒天。』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

我意，唱言佛說無十方佛，我亦於諸大乘經中說有十方佛。
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一

離婆離婆帝 求訶求訶帝 陀羅尼帝 尼訶囉帝
毗黎你帝 摩訶伽帝 真陵乾帝 娑婆訶（七遍）

南無喝囉怛那 哆囉夜耶 佉囉佉囉
俱住俱住 摩囉摩囉 虎囉 吽 賀賀
蘇怛拏 吽 潑抹拏 娑婆訶（三遍）

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聖恩 下濟六凡苦
所有法界眾 悉修菩提行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